

江山语言学丛书第二期

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

陈光著

江山语言学丛书第二期

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

陈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陈光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0

(江山语言学丛书. 第2期)

ISBN 978-7-208-09423-9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现
代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0707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

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

陈 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23-9/H·47

定价 16.00 元

序

生成语言学孳生出的句法语义分析,引发了语义学的勃兴。这可能是生成语言学客观上所导致的一种最积极的事态。不过近四五年来,语义学的发展途向歧异不一。迄今,未能形成语义学植株的明显主茎。句法语义分析,要研究解决的并非是语义问题,而是句法问题,只是结合了语句中的词语意义关系来分析、探索,因而也触及语义学内容的一个方面。循此道而行的所谓“格语法”和“语义语法”,不仅也以解决语法问题为研究目的,而且更系统地展现句法结合语义的研究方式。这种似乎把语法和语义融为一体的结合,大大超越了寻常仍区分所合两方的限度,实际上是将语义关系视同句法关系。模糊语义句法界线的结合,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却也同时起了有益的作用:给语句意义的研究提示了结合句法来进行的方法。

研究目光投向语句意义关系的语义学者,大都以句法结构作语句意义关系架构的基础,从而在语义中形成那样一条研究路子——着重分析语句意义成分的结构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联系着句法结构。这自然与语法学客观上研究到语句意义的研究路子不同,是以揭示言语意义结构关系本身为目的的。

西方一部分语义学者,在研究言语意义的同时,也分析词语单位普遍使用的意义——语言性质的语义,而且通常先入手于后一方面。这样的研究路子要合理一些,研究面也宽阔些。不过,大多把重点放在言语意义的结构分析上,有的甚至连如何了解具体句意也铺张谈论;而语言意义方面,则只是简略论及。

中国一些语义学者和西方个别语言学家,相反于句法语义学的“语

法”方向,着力于词汇语义学的构建,这种研究路子,将言语意义方面以及语义同语法的密切关系完全屏诸视线之外,走到褊狭的另一端,离完整全面的语义学同样遥远。

语义学理应既研究语言的意义,也研究言语意义(句意)的组结规律。^①如此才成完整的学科系统,才可全面起到语义学应起的学术作用和社会作用。而语言的意义方面,只局限于词汇意义的范围是远不全面和深入的,需要研究及语法意义,把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关联起来,构建起语言共时系统内的语义系统。^②

语法意义的研究,本是语法学的事。但是语法学历来偏重于研究语法形式;句法分析强调关注的“语义层面”,实质上只是言语(语句)意义及词汇意义,并不包含语法意义。深入研究语法意义,在语法学界实在罕见。对语法意义和语法范畴全面发掘、描写的任务,呼唤语法学者承担起来。这种工作的成果,固然会丰富、拓展语法学的内容,还会成为语义学描写语言意义结构和构建语义系统的一种必要材料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准语义学”成果,而能兼划入语义学范畴。^③因此,语义学今后的茁壮成长,亟待语法意义、语法范畴研究成果的涌现。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陈光博士撰写的《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问世,是很让人高兴的。仿佛密云夜幕中闪射出一束月华,让人看到语法学和语义学的光明前景。

陈光博士主攻语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师从马庆株教授,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在市委机关工作了几年后,仍坚持走学问之途,二

① 拙文《语义学的对象问题》(见《语文研究》1993年第3期;又收进《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曾就此详作论述。

② 参看笔者主编的《现代汉语理论教程》第二部分“语义系统和句意”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词汇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有些不同,它不仅成为语义学的一种主要材料基础,而且本身已基本具有语义学性质,是有待加工、扩充的语义学局部毛坯。

度入学南开,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依旧是现代汉语语法学,只是改从我研习。在国内外语法学界多年来风行句法研究的氛围下,他不受感染,立意研究语法范畴问题,早早定下了博士论文题目——《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能这样不随大流,偏治野僻,勇拓新境,是相当难得的。我很为之欣慰。

论文虽以其论述的深刻和见解的新颖而广获好评,但在答辩通过之后,并未为作者所满意。作者虚心地再聆集意见,对论文中所研探的主要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把原稿修改了一番,增强了论点的可信性。终于,论文原稿就成了今天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在读者面前闪光焕彩。

这部专著最大的特色——亦最明显的长处——是多有创新,多有发掘。把级范畴和量范畴结合起来,概括出量级范畴,即为颇具宏观眼力的创新。由它为主干,带出了全书许许多多创新的枝叶。虽然量级范畴的意义内涵,所概括的语法意义的类别,及诸语法意义相互在共同性上和是否存在交替关系上的情况等,尚有待深入研究和进一步阐释,但是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的提出,至少已显示了“级”与“量”关联紧密的情况,显示了语法范畴有不同层次类别的可能,并启发学者们从纵深、广拓以及宽泛等多个角度来考察语法范畴。因此,可以想象,这一创新将有力推动语法范畴研究大步向前。

作者分析出表“瞬时体”的“一”,细析“——啊——啊”这一表延展量的句法形式,又看出整个继续范畴蕴涵着延展量,都充分说明不仅目光锐利、观察细致,而且还思考得深入。对量级事实的多种发掘,不仅为量级范畴的成立筑就一定的基础,在方法上也为其他语法范畴的建立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可以说,是有深远的意义的。

论证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的存在,不仅体现这一范畴的各种事实要全面发掘和细致辨析,还须把牵扯到的量级概念、量级范畴理论、研究

方法等等，一一论说清楚，交代明白。诸种问题、各种事实或现象，纷然交聚，杂错勾连，是很不容易顾应周全，批理顺当的，可是作者却条分缕析，有板有眼，以重带轻，脉络分明。而且对大部分问题及问题之间、现象之间的关系，或有详析细论，或者清楚说明，已把纷繁庞杂化为简明精当。特别在理论的阐述上，作者要而不繁的笔法，我觉得是很好的。

刘叔新

2007 年冬日写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小区寓所

目 录

序 / 001

第一章 绪论 / 001

第一节 我们对量级范畴的认识 / 001

第二节 汉语量级问题研究的源流 / 007

第三节 量级范畴研究的价值 / 021

第二章 量级范畴的系统和表现 / 028

第一节 量级范畴的系统及其层次 / 028

第二节 量级范畴的属性和特征 / 039

第三节 量级范畴的依托形式和表现手段 / 043

第三章 形容词的级范畴和副词的量级标记功能 / 070

第一节 相关背景和我们的认识 / 070

第二节 “比较”和比较 / 072

第三节 量的比较方法与程度副词的量级分
类 / 078

第四章 现代汉语重叠手段与量级的表达 / 094

第一节 汉语重叠形态在量轴上的位置 / 094

第二节 对形容词重叠表轻微程度的重新审
视 / 099

第三节 对动词重叠表短时量的重新审视 / 107

第五章 类形态词“一”和现代汉语的瞬时体 / 117

第一节 引言 / 117

第二节 “一”的体意义及其延伸 /118

第三节 [-V]可否结句与“一”的性质和归属 /123

第四节 类形态词“一”与典型体标记的共现 /128

第五节 余论 /130

第六章 由“啊”构成的表展延量句法形式 /133

第一节 现代汉语句法中的继续范畴 /133

第二节 [-啊—啊]概说 /135

第三节 与“啊”相关的表展延量意义诸形式 /137

第四节 展延量结构的独特个性及“啊”在其中的地位 /143

第五节 展延量结构的形式歧异所反映的量与色彩的差异 /153

第六节 余论 /158

参考文献 /161

后记 /19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我们对量级范畴的认识

本书所论“量级”，包含两个息息相关的子范畴，一为“量”，二为“级”；量比则有量差，量差则生量级；“量”为核心和基础，“级”为其所属重要特性。现代汉语中量级范畴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其性质、特点以及依托形式、表现手段等等，是本书将要关注的。以“量”与“级”的眼光，在汉语量级范畴表达体系的背景下，观察、解释汉语的相关语义、语法现象，是本书的要务。

一、关于“量”(quantity)

“量”是客观物质世界的重要属性之一。它可以说是一条线，能够贯串起人类各种基本的认知范畴，如动作、时间、空间、程度、名物等等。从最广义处着眼，天生万物均有“量”，而不论这个量是否看得见、摸得着。名物有量，动作、性质、状态也有量，“一二三四”是一种量，“权力”也内含某种量的特征——强制、支配能力、力量的大小。早在 2300 多年前，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范畴论》所列 10 种逻辑范畴——实体(substance)、数量(quantity)、性质(quality)、关系(relation)、地点(place)、时间(time)、状况(position)、具有(state)、动作(action)、承受(affection)中，^①“实体”是唯一的主体，其他范畴都是隶属于主体的属性，而“数量”则居众属性之首，也是其他范畴的基础。这些逻辑范畴是

① 有关逻辑范畴的译名参苗力田主编(1990)。

客观世界的特性在哲学中的反映,是哲学家对客观世界特性的总结和提炼,而人类语言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与此一致。这一点我们从逻辑范畴跟语言中意义范畴的对应上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数量、性质、时间、地点等在语言中都有特定的词类范畴和表达形式,动作、承受在语言中就有主动和被动的语义关系和相应的表达形式等等。

跟数量范畴在众逻辑范畴中的地位一样,语言中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况、动作、承受这些具体的意义,潜藏其后的有一条高度一致的线索——表现为不同语言形式的数量。比如,语言中用于计量的数词、量词和各种数量表达形式,反映的是最基本、最直接的数量意义;指称名物的词语有的可数、有的不可数,指称动作的词语有不同的时间、过程内涵,指称性状的词语有的可以区分不同程度、有的不可或难于区分,等等一切无不能归结到一个“量”字。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围绕着“量”来观察和解释语言中与各种认知范畴相关的意义和形式。

从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途径和方式来看,量有两种:一是可以为人类主要感官直接感知的名物、动作、性状的量,多少、大小、长短、厚薄、圆方、宽窄、深浅、快慢、冷热、软硬、清浊、黑白等等即此。这种量,如果借助专门的测量工具,可能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代数值。二是无法为主要感官直接感知、属于心智领域的与名物、动作、性状相关的量,好坏、善恶、难易、可能、好恶、喜忧等等即此。这种量,很难使用常规的测量工具得到一个明确的值。不过,语言毕竟不是数学运算或者物理测量,“高 8848.13 米”“深 10911.4 米”是对科学测量的忠实记录,但这种量的“记录”只是浩浩语言中的一小部分,属于词汇性的量。而名物、动作、性状的量在语言中更多地表现为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量,即使能被人类感官直接感知的量也是如此。对这种量,语言的使用者可能无法确知,也可能是可以确知而故意模糊。“人手一本”所指持有某书刊的范围是明确的,但“大都有一本”的范围就很难说了;“下一棋”的次数是确信无误的,但“下下棋”却是模棱两可的——在“我只是找他下下棋,

很快回来”中是反复次数不多、持续时间不长,在“退休之后下下棋,消磨了不少时光”中却是反复次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高 1.76 米”是用专门工具测量所得,但“个子高高的”“高高的兴安岭”却是个模糊的“高于一般”的程度量。

纯粹代数意义上的“量”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例如以数词直接实现的,此为词汇手段。我们着重考察的是诸如物量/动量、时间量/空间量、程度量/性状量等等在现代汉语中不同层次和平面上的特征、表现、手段、形式。纳入我们考察范围的表量手段和形式,重要的不是通过词汇、语义手段直白地表量,而主要是那些结构性的、语法性的手段和形式。像重叠形式(词法或句法的手段)所表达的各种量的意义,形容词、心理动词(表感觉义、态度义等)与程度副词^①组合实现不同的程度量,再如某些特定的句法格式所实现的量的内涵等等。总之,“量”在本书中是作为一个最宽泛、最广义的范畴来理解的。

二、关于“级”(degree)

量的比较和差别则有“级”。“级,丝次第也。本谓丝之次第,故其字从系。”^②后引申作等级并特指官阶爵位的品级,再后来所指范围扩大而泛指等级、次第。丝品可按质地优劣分出等级,官员可按阶位高低分出等级,语言单位既然有量的内涵,同类性质、同一序列各表意单位之间涵量上的不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级别,这样便有了“级”的意义范畴。

说到语言中的“级”,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是印欧系语言中形容词和副词“级的语法范畴”。语法范畴有两个素,即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语法意义是根本,语法形式是依托,而语法意义背后的深层基础是语义

① 本书中有时为了行文的方便,可能把“程度副词”简称为“程度词”,如不特别说明,两个名称所指一致。

②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第 2 版。

范畴。所以说,语义范畴是语法范畴根本的根本,“级范畴”的根本就是不同的量差造成的不同的等级。“A is taller than B.”实质上是 A 在“身高(height)”这个“量”上大于 B;“冬季的白天比夏季的短。”是在比较“时间(time)”的长短这个“量”的不同。在实现的手段和形式上,级范畴在汉语中的实现手段和形式与在印欧语中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但不论手段、形式上存在多少不同,有一个东西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级的观念、级的意义。不论操何种语言,人类共同拥有这样的观念和意义,这是由现实世界中必然存在的量差生级事实所决定的。所以,探讨汉语的量级问题,可以在实现手段和形式方面去跟印欧语比较共性有多少、个性有多少,而其实语义范畴层面上的共性正是最大的共性,只不过潜藏在语法现象的背后。也因此,“级”在本书中我们也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的,其所覆盖不仅像印欧语形容词的级语法范畴那样——由多个不同量的等次构成的分明、工整的量级序列,而且包含各种在我们所认识的“量轴”上可以找到特定位置的语言形式的量级内涵。比如我们认为汉语形容词的重叠式并非汉语中类似印欧语形容词的比较级,而是天生就标示“高于一般的程度量”。它虽然不是跟所谓“原级”、“最高级”的比照中存在的,但在性状的量轴上占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也是我们所理解的级的一种表现类型,因而也在我们所要讨论的“级范畴”问题之列。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存在没有比较的量级。亚里士多德论“大和小”、“多和少”时有这样的话:之所以说“大”或“小”,乃是相比较而言的;“二”“三”表示的是数量,而“大”或“小”表示的是关系,因为“大”“小”与外在的标准相关。^①吕叔湘先生曾说,“异同,高下,都生于比较”。^②这不单单是逻辑原理和思维方式的问题,重要的是它基本决定

① 参苗力田先生主编(1990)。

② 见《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页 351。

了语言的表达手段和形式。比如现代汉语中的“有点—很—非常—极其—太”之所以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序列来看待,正是因为可以区分某种性状在程度量上的不同等次。特定性状在程度上的不同等级之分是相对的,是通过比较得到的“鉴别”。我们说“最好”表示“好”的程度量最高、“特别好”表示“好”的程度量极高等等,都是通过跟其他各个量级尤其是相邻量级的比较得来的,虽然前例的比较是显明的,后例的比较是暗含的。说“人人”“家家”表示周遍、所有、逐一分指这样的“全量级”,这是跟非全部、非周遍的其他形式(如“两个人”“几家”等)比较而来的。书中我们将会谈到一种“天生单量级”的词语,词比如“圆”“中”“直”“平”“正”“居中”之类,从数理上讲,物体外形在这几个词所指的意义上是“二值”的——要么圆要么不圆,要么直要么不直。但即使此类天生单量级的词语,实际使用时也可能被说者作为“多值”的性状来看待,例如言语实际中就完全可以说“很圆”“比较直”“不太居中”。这里牵涉到的是量级意义的心理属性问题。

在以往对某些与量级问题相关的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中,如何比较、跟谁比较、比较什么等等问题,常常因为其中的道理“太简单”而被忽略了,而轻易为“语感”所取代。随便举个例子,一般我们都说汉语动词重叠表短时量、形容词重叠表示轻微程度,这里面时量是长是短、程度量是轻是重究竟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我们很轻松地就能找出动词重叠表长时量、形容词重叠表程度加深的实例?重叠手段真实的语法内涵究竟是什么?本书也将讨论这一“经典”论题,我们将会看到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跟如何进行量的比较直接相关,而不同的比较方法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何判断一个语言单位的量级特征,首要的问题就是该单位在这里所表现的究竟是量的“大小”还是量的“有无”。这问题又牵连到我们把特定词语的量级特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和背景下去判定。

三、关于“量级”(degrees of quantity)

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级,级由量来。因为量与级生生相息,在我们的研究中两者将合而为一,此即书名所谓“量级范畴”的来由。当然,语言学毕竟不是数学或者物理学,现代汉语也没有采用印欧系语言那样一套非常严整的形态手段和形式。所以,量、级和量级我们都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待并加以探讨的。本书中,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级范畴”问题是重点之一,本书的思路当初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并发展而来的。以往关于汉语形容词的级范畴问题有所触及,但很零散且无一致意见和比较可靠的结论。本书将集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由此扩展开去,围绕着“广义的量级”这个中心探讨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等层面的其他一些相关课题。

本书名之“量级”,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当然是因为要将“量”和“级”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二、量级问题的核心是“量”,我们的考察将在整个现代汉语的量级范畴意义和表现手段、形式的大背景下、大系统内展开。三、量的范畴可以多角度、多方位进行观察和研究,较之以往对量范畴的研究,我们将更系统地关注量的不同与级的不同之间的因应关系。正确地判定语言单位和形式的量性特征,正确地进行量的比较,正确地得出级的分别——这一观念将在本书中得到强化。

“量级”从根本上说是个语义范畴,它同时也是一个“语义语法范畴”^①。“量级”这个语义范畴根基决定了语法上的一些表现,例如副词与形容词须在量级特征上具有一致性、相容性方可两相组合。当量级语义范畴有形态或“类形态”性质的手段、形式,甚至特定的句法格式(即表示特定语法意义的结构形式)与之对应,则形成量级的语法范畴。例如动词重叠表短时持续并多次反复,在动作的量轴上就位于一个较低的量

^① 关于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参胡明扬先生(1992)、(1994)和马庆株先生(著 1992)、(著 1998)中有关篇目。

级,形容词重叠表高于一般的程度量,在性状的量轴上就位于一个较高的量级。本书将跨出词的层次,涉及量级范畴在语素、词、词组、句法格式等各层面的表现,讨论范围不囿于个别词类和某一个层次、平面。比如,重叠手段是否表量的缩减(形容词重叠表轻微程度,动词重叠表短时量等)，“一”置于谓词语前表“瞬时体”(赋予一个极低的时间和动作量级),具有共同形式特征的系列句法格式表“继续范畴”(如“一天一天”“一闪一闪”“走啊走啊”“唱啊跳的”表示量的继续和展延),等等。

第二节 汉语量级问题研究的源流

量级的观念真正大规模、系统地引进汉语语法的研究,还是较近的事情,但其发端却可追溯至很久以前。下面我们就来追根溯源,简要缕析一下现代汉语量级问题相关研究的历史。

一、借鉴印欧语的级语法范畴系统

如果追溯到源头,量级问题进入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最早首先是在汉语形容词和副词的研究上。那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开创和初期,汉语中数量、程度的比较开始被注意,但对印欧语中性状的比较方式、级的语法范畴却有着明显的借鉴、比附印记,对汉语的量级范畴没有真正明确的观念和系统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代表有马建忠、黎锦熙等。

初版于 112 年前的《马氏文通》(1898)^①,虽然它着眼的还不是现代汉语,但作为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其中表现出来的某些量级的概念和思想仍然值得关注,可以认为是后世和我们今天研究的导源。在该著“实字卷之三·论比三之八”中,马氏云(页 135):“凡色相之丽

^① 《马氏文通》1898 年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建立。我们参阅的是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于体也，至不齐也。同一静字，以所肖者浅深不能一律，而律其不一，所谓比也。象静为比有三，曰平比，曰差比，曰极比。”这里的“象静”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容词”，他说的“不齐”、“浅深”其实就是性状上存在的量的差异，而这差异就是进行比较的语义基础。再比如他谈到“极比”时有这样一句话（页141）：“泛称夫极者，即用‘至’‘极’‘甚’等字，或先名字，或先静字，以极其所至，而无与比者相提并论也。”显然，“极者”是说某种性状在量上没有可以相提并论，在级上没有可以超越的。当然，马氏把表无所比的“至”“极”和表“有所比而见其尤者”的“尤”“甚”同归“极比”这一量级，在今天看来还是粗线条的。马氏关于“比”在汉语中的表达方式的论述影响无疑极其深远，后世在这个问题上常采用他的分类办法，分出的数目甚至类名都与之一脉相承。

黎锦熙先生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初版）^①中同样也论及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比较法”，且其系统跟叫名都同于《马氏文通》（即平比、差比、极比）。但更可贵的是，他对副词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比如在他的“数量副词”中有一类“关于程度的”，分出表估量、表比较、表极点、表过甚四项，表比较的又下分平比和差比，表极点的下分极比和泛说，等等。黎先生还指出，平比、差比、极比“这乃是句法成分上和副词使用上的讲究，与英文法中形容词分 Positive、Comparative、Superlative 三级（Degree）而变动（词尾）的，意虽同而法不同。”^②这些阐述为后世进一步系统考察汉语量级范畴并为之定性，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参考。副词作为量级范畴一个重要的载体和表现手段，将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③

在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早期，“级”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比较单纯的——考察的面一般限于汉语形容词、副词的问题，而作为它更重要的

① 黎锦熙先生该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初版，我们参阅的是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

② 《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页79，【注14】。

③ 黎著中“副词”的标准和范围跟今天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有些出入，但这不影响本书的讨论。